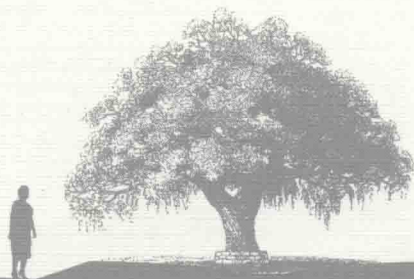


女人 镜子背后的

赵振元题

毛国聪◎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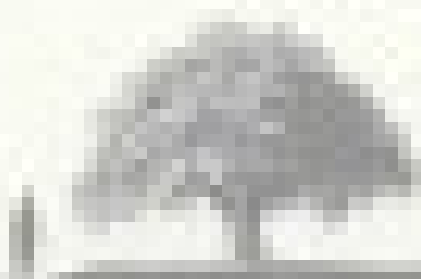
Work by MaoGuoCong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PRESS

THE
BOOK OF
THE
MOUNTAIN

THE
MOUNTAIN
BOOK
OF
THE
MOUNTAIN



镜子背后的女人

毛国聪◎著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镜子背后的女人 / 毛国聪著. — 杭州: 浙江工商
大学出版社, 2018.5

ISBN 978-7-5178-2728-3

I. ①镜… II. ①毛…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75333 号

镜子背后的女人

毛国聪 著

特约策划 孙 侃

责任编辑 唐 红 郑 建

封面设计 林朦朦

责任印制 包建辉

出版发行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教工路 198 号 邮政编码 310012)

(E-mail: zjgsupress@163.com)

电话: 0571-88904980, 88831806 (传真)

排 版 庆春籍研室

印 刷 杭州五象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25.5

字 数 390 千

版 次 2018 年 5 月第 1 版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78-2728-3

定 价 49.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营销部邮购电话 0571-88904970

穿越灵镜，天地重生

感动，震撼，这是我读完这部长篇小说后最深刻的感受。这是两个似已用旧了的词语，但在掩卷回味、欲罢不能之际，一时间唯有这样明白晓畅的文字才可略微表达我的内心。感动，是因为以邝放为代表的各个书中人物有血有肉、有正有邪、有得有失，每个人的境遇和结局都能让你感慨万端，悲欢离合、生死存亡的情节更是教人沉湎其中，难以自拔；震撼，一是因为一唱三叹、光怪陆离的故事，二是因为整个作品独辟蹊径的叙事方法和酣畅淋漓的语言风格。读完这部作品，笔者几十年的阅读经验受到了极大的颠覆，忍不住研读再三，仍惊慑于它胆敢“冒犯”传统的独特理念，惊慑于它“重塑”小说创作技法的诸多探索，这是真的。

不消说，《镜子背后的女人》集中了众多吸引眼球的叙述元素：灵魂的镜子，忘情男女，大地震，官场沉浮，困兽犹斗，生死拷问，神秘的失踪，没有结果的苦苦搜寻……各具亮点和叙述价值的故事点巧妙组合，反复衍生，这座名曰广都的城市里由此上演一场场好看的大戏，淫邪与激情，梦幻与现实，坚守与退却，争夺与放弃，环环紧扣的故事终于在大地震猝然发生时登上巅峰：正经受不公命运的主人公对爱人不惜生命的寻找，身心“托体同山阿”般的与自然山水相融，所有社会矛盾在沧海桑田巨大变迁面前相形见绌，它昭示出人类力量与大自然力量的纠缠，才是推动世事演变和社会发展的根本规律。

这显然是一次不无冒险的文学抒写，各式人物、繁复事件、丰富意蕴和多条叙述线索一次次令创作难度加码。笔者在阅读到某些段落时，经常替作者捏一把汗：把人物逼到这一角落，怎样方可起死回生？情节发展已延衍至如此远处深处，怎般又方能重新拉回？不得不钦服的是，睿智的作者在竭力把故事说“圆”、让情节按情理推进的同时，竟又特意抬高创作难度指数，完美的人事设置和意义投射，使整部小说的叙事始终如“走钢丝”一般在高位运行：在祸福叵测的官场，真性情的邝放万般执拗独善其身，男女主人公的患难挚情在世俗的围剿中抵死突围，强烈的生命意识因惨烈大地震而进入哲学层面，邝放与旷野、邝勇的明暗角色安排合辙于镜子的隐喻，奋协会长和镜子姑娘的不时现身成为叙事之复调……当我们撩开情节细节密匝的帷幕，在纵深处窥见的并非简单的人物命运，更关键的则是难以尽言的人间真理和不可违逆的宇宙法则。多个向度、多重含意的人物、故事及其背景，这才是作者小说的妙处。显然，作品要达到这一高度，首先建立在作者对万千世相的透辟了解和对文学创作技法的深切体悟之上。

所有的镜子都是一种要命的武器，作者在小说里如是说。正如依倩对邝放的信中所言：“你的肉体在这个世上生活，而你的灵魂却躲在镜子背后。”由此可知，镜子可以照见世间万物，却往往把人作为捕捉对象；镜子虽能照见人的肉体，却对被肉体所掩盖的灵魂无能为力；而一个善于把灵魂躲藏于镜子背后的人，其曾经的遭际、现时的困厄、未来的疑惑，三言两语又怎能说清？或许是一种无奈，更是一种抵抗，镜子由此成了躲藏者隐匿自身、麻痹对方的有力武器，邝放和依倩何尝不是如此。

而大地震在这部作品中又承担了怎样的角色？这同样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地震是在毁灭凡间还是在让天地重生？是不可名状的激愤还是不可避免的调适？是绝望的终点还是希望的起首？在小说的后半篇，作者对此进行了不乏感性更不乏理性的探讨：“我们会因为天灾而伤心，更会为人祸而痛苦。如果连这么大的地震都震落不了我们的眼泪，震不开我们的嘴，震不出我们的心里话，那我们真的无可救

药了……”这段文字说明，作者把大地震当成了一个人类与大自然猛烈交集的关键节点，这是一个让人类彻底袒露内心、彻底宣泄情感，并彻底荡涤人类污垢的千载难逢的节点。生命的万般脆弱，所揭示的并不仅仅是生死无常，也道出了宇宙内在的真相；荒谬世事此时此刻顿时显得极度可笑，丑恶真善也在天摇地裂之际得以澄清。邝放在废墟中苦苦寻找依傍，其目的已不单是寻找某个特定的人，而他伸展四肢、仰躺于沟壑之间，企图与山体融为一体，“成为盘古”的行为，正是借助这一特殊节点，重新认知大自然，并在天地间占有并明确人类的位置。

作者在作品中还细致描绘了一场梦境，这场拥有完整故事的梦境能让我们集中感知沉浸于复杂世事的邝放，所陷入的那番困境以及试图摆脱困境的某种努力，这一梦境把主人公的不羁挣扎，描述得更为清晰，这或许就是这部作品的“文眼”：在这个古怪的梦中，“我”被命令赶往某地去修理一部大机器，这部大机器是花了无数思想智慧、心肉体体和地球资源造成的，而它的动力是生生不息前赴后继的地球生物——人。当这部机器出了毛病，前去修理的“我”进入机器内部时，不仅发现修复的巨大难度，且自身一时也无法从中脱身。惊惧过后，唯有与机器搏命方能杀出一条血路，而当“我”终于发现机器故障的源头——一个大洞后，果断地从那儿冲了出来，成了一个肉丸子，并以血肉堵住了洞口、缝合了窟窿，机器方才重新运转。挣扎也好，躲藏也罢，说到底，其行为指向仍是以一己之力补洞堵漏，惊醒世人。不能说这是唐吉珂德大战风车般的不识时务、不自量力，相反，我们这个时代，缺的正是这种“唯有搏命方能杀出一条血路”的勇气和“及时发现机器故障源头”的智慧。

必须提到的还有作者那汪洋恣肆的语言表达和意象轰炸：“……圈圈盼望的敲门声还没有响起，邝放已动了让他下岗待业的念头。一个大男人，整天呆在厨房里，让人一闻，一点隐私都没有，还有侮辱大款的嫌疑。如果战争大得让女人走开，厨房就该小得让男人进不去。”“……不能像逻各斯写了几篇读后感议论文、翻译了一些唐诗宋词和古语圣言就自诩作家。不能像宽巷子里的行为艺术家，涂满金

粉、摆个动作，胡乱放些破铜烂铁，就是装置艺术。也不能像贾刚谋导演，弄些修饰过的影子和恶搞桥段就妄想观众掏钱买票。更不能像相扑大师，以体量来吓唬人。”这样的句段在整部作品中俯首可拾，这也是这部作品堪称“景观”的一大特色。而他在情节安排、细节铺陈、人物描摹时的随意、放松，尤其是叙述进程中的跳跃、断续，在我看来，如此这般的率性和机趣，同样是他在小说创作中的一种个性追求。

作品主人公邝放的原型是否即是国聪？两者究竟具有多少相似度？作者若非邝放，岂是隐于邝放背后之旷野？这些问题，在我通读整部作品的过程中一直纠缠着我。对高洁品格的自觉修炼，对官场肮脏现象的拒斥，对纯洁爱情的追索，对粗鄙事物的厌弃，以及对小说创作的迷恋，这些方面都强烈地显现了邝放鲜明的个性，都表明了他的人生追求，事实上，在我印象中，这些秉性同样体现在作者身上。所谓“文如其人”，文章格调与作者人格的相合，即为其意之一。尽管小说的人物难免艺术化、理想化，但什么样的作家写什么样的作品，什么样的作品输出什么样的能量，之间无疑存在巨大的关联。

有幸作为这部长篇新作最早的读者之一，我再次为作者的文学功底所折服。其实，虽然直至最后我都未能推辞掉作者请我作序的邀约，心中却一直惴惴不安，生怕拙劣的解读不但未能道尽作品真意，还曲解了作者的创作原意，误导了读者应有的阅读感受。我实在缺乏为这部当代优秀小说担纲序言作者这一重要角色的能力，在此向作者和广大读者乞谅，这份恳求同样是真的。

是为序。

孙侃

2018年4月5日

（孙侃，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名文学评论家、报告文学作家。已出版长篇报告文学、人物传记、散文集等专著40余种，并数次获国家级、省级文学奖等重要奖项。）

目录

第一章 / 001

从此以后，他逐渐练就了一身虚与委蛇的闪避功夫，躲饭局，躲麻将纸牌，躲交往应酬，躲那些与他鼻子不合的人和事。他沉默寡言，守口如瓶，把自己刻意藏在肚子里。他既不推崇沉默的价值，也不害怕“一出生便俗”，而是担心一说话就把自己放出来。

第二章 / 037

习惯只是长期顺从的沉淀物，害怕存在感被抹去的虚幻徒劳。强烈的存在感，是群居动物的特性。他们喜欢被看见、被注视，那是种奖赏、荣耀。他们一生都在渴望公众目光，一辈子甘愿活在他人眼里。

第三章 / 061

墓碑上的无名英雄太多了。没有名字的时代早该结束了。哪怕只是小说里的普通人物，也要想方设法取个英雄般的名字。他决不能像某些作家那样马虎，随便逮只小猫小狗来糊弄读者。

第四章 / 087

他知道吸烟有害健康，但从来没有想过戒烟。戒烟是一种妥协，是懦弱的表现。一支烟都对付不了，还能怎样？点燃一支烟，吸一口，世界就会平静下来，再吸一口，天大的事情都已解决。

第五章 / 115

每个人对自己的想象力都充满了自信。第一个造谣者，或许别有用心，第二个传谣者就会信以为真，第三个散布者就会言之凿凿。即使谣言被时间和真相戳穿，他们也会信誓旦旦地保证，谣言像钻石一样不会过期。

第六章 / 137

朱玉最瞧不起邝放这种模棱两可、躲躲藏藏的样子，这比邝放的不忠更让她愤怒。邝放回来之前，她希望他理直气壮地否认，暴跳如雷地咒骂那些心术不正诽谤污蔑他的家伙，甚至不在乎把自己归入陷害者行列。

第七章 / 163

因为灯光，黑暗成了广都可爱的背景和点缀，连白天的雾霾都经受不住灯光的照射而无影无踪。灰暗破旧的广都棚户区已被灯光改变，广都人的生活因此而发生了不可思议的变化。贫穷有了色彩，痛苦充满了浪漫。

第八章 / 191

邝放之所以最后同意离婚，就是要把朱玉、儿子和曾经的家作为躲藏对象。他不见依倩，也是想把依倩作为躲藏对象，从而实现躲藏整个世界的梦想。他躲起来，只是不愿伤害别人，不想让自己受伤。

第九章 / 219

把他变成漂亮的小姐，往死里泡……邝放灵光一闪，终于找到一种诗情画意的办法——继续写奋会长。他信心十足地认为在两百字之内就能灭了他。可一想到自己跟他毕竟相处了这么久，心一软，决定在一千字内干掉他。

第十章 / 249

从商场回来，依倩多次站在卧室门口，呆呆地望着熟睡的旷野。她不想打扰他，她要让他好好睡一觉，直到他自己醒来。可她又想躺上床，跟旷野一起进入梦乡。她觉得，两个人一起在梦里，就是爱情。

第十一章 / 271

他本想走出激昂悲壮，瞬间离开广都。可直到走出孤独寂寞，也没能走出广都。在这个越来越庞大的城市里，他一直不停地寻找自己的位置，可至今依然悬置着，犹如水中浮萍，无法给自己定位。

第十二章 / 293

我不想打电话，也不想发邮件。经过电脑处理的文字，就像无限复制的商品，一样的味道，一样的面孔。机器永远不会在乎所谓的思想智慧、伦理道德。能唤起记忆的真实情感，须用可触摸的笔和纸来书写，经电脑过滤的情感没有水分。

第十三章 / 315

那时的邝放正在三娥山上，半躺半卧在帐篷里，迷迷糊糊地纠结着外面的风风雨雨。他啥都想到了，就是没有想到自己成了左邻右舍的话题，在帮他们互相安慰、驱散恐惧、打发漫漫长夜。这是真的。邝放能躲过地震，却躲不了人们的口舌和想象力。

第十四章 / 329

他闭上眼睛，静静地蜷缩在母亲体内，他又成了母亲的儿子。他从母亲怀里离开，最终又回到了母亲怀里。母亲是他的出生地，也是他的最后归宿。母亲用行为向他诠释了“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终极命题。

第十五章 / 355

他在汹涌澎湃的大海里挣扎漂泊。就在他筋疲力尽即将沉溺时，突然看到一只木鼓向他飘来。他钻进木鼓，整个世界一下子安静下来。他婴儿般躺在晃晃悠悠的摇篮里。当轰隆隆的鼓声骤然响起时，他钻出木鼓，伸直蜷缩的腰。灿烂的阳光洒满大地。

第十六章 / 373

余震不断。世界仍在恍惚。可再也没有人把它们与纳音大地震联系在一起。人们相信，纳音大地震已经永远过去。纳音大地震只在记忆、书本、影视、网络游戏和云端，以大数据和幻影的形式偶尔再现。

后记 / 392

第一章

从此以后，他逐渐练就了一身虚与委蛇的闪避功夫，躲饭局，躲麻将纸牌，躲交往应酬，躲那些与他鼻子不合的人和事。他沉默寡言，守口如瓶，把自己刻意藏在肚子里。他既不推崇沉默的价值，也不害怕“一出生便俗”，而是担心一说话就把自己放出来。

第一次走进广都城区，邝放发现自己的鼻子特别敏感。空气里稍有异物，就鼻塞、喉咙发痒，不停咳嗽、打喷嚏。他的鼻子能分辨几十种动植物气味的细微差异，无须导航就能准确无误地把他带到他想去的地方。一旦有人进入视野，他就能闻到人的味道，并以此决定是握手还是躲避。多年来，他都以气味来确定自己的好恶，通过鼻子来认识和判断这个世界。

那时的邝放以为自己的鼻子将在这个社会发挥重要作用，仅靠鼻子就能干出一番事业。被选派到清水县任副县长期间，因为反对引进有异味的企业，成为他离开清水县的诱因。当天晚上，他在办公室里龙飞凤舞地写了一幅没有落款没盖印章的毛笔字“体味人生”，并精心装裱后挂在墙上。从此以后，他逐渐练就了一身虚与委蛇的闪避功夫，躲饭局，躲麻将纸牌，躲交往应酬，躲那些与他鼻子不合的人和事。他沉默寡言，守口如瓶，把自己刻意藏在肚子里。他既不推崇沉默的价值，也不害怕“一出声便俗”，而是担心一说话就把自己放出来。在不得不出现的场合，他宁愿默默无闻地躲在角落阴影里。他希望别人对他视而不见，最好是根本看不见他。

邝放从小就有躲藏天赋，喜欢跟小伙伴玩躲猫猫游戏，能随口说出一万个躲藏的地方。他躲起来，几乎没人能够找到他。他曾经藏在月亮上砍桂花树，躲在星星里睡大觉。邝家山如此之大，天空如此之高，世界如此丰富多彩，想躲就能躲，想藏就能藏，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第一个让邝放心醉神迷的躲藏地是书，是费成文送给他的图画本《西

游记》。父亲四处找他挖地种豆，母亲即使知道他在哪里看书，也总是说：“我没看见。”好像他一看书，母亲就看不见他了。有一天，他好奇地问母亲：“你真的看不到我吗？”母亲摸了摸他的脑袋，微微一笑：“你在看书，我咋看得到你？”

邝放以为书真的能把自己藏起来。躲进书里，就像藏在母亲怀里，他感到惊奇、温暖、安全。他相信世界上有无数神秘的隐形人，比他看到的有形人多。纳音大地震后他才明白，那是因为隐形人根本不屑世人知道他们的存在。

四十年前的腊月初五，邝放出生在邝家山的一间木屋里，与他的孪生兄弟邝勇相差几分钟。

邝家山距广都市中心一百一十三公里。在海拔一千六百八十七米的地方，有个泉眼，当地人叫它龙王泉。一年四季，冰凉的泉水汨汨涌出，在半山腰流出一方难得的台地、一片丰美的水草、比白云还多的牛羊。龙王泉流到邝家坝就不肯离开，盘桓成了一汪清澈的池塘。当地人把这池塘叫作邝家堰，把那条小溪叫作邝家河。多年以前，邝放的祖先在邝家河流经村子的地方，建造了一溜堤坝、一台水车、一座水磨坊，在邝家河两岸修房造屋，一代一代守着邝家河、邝家坝、邝家山。

邝放的父亲邝直，一辈子只有一次出了邝家坝。在75岁那年的2月29日上午10时整，他被人穿戴整齐地装进柏木棺材，停放在院坝中间。从父亲闭上眼睛停止呼吸那刻起，母亲就没喝一口水、吃一点东西、说一句话。出殡前，邝放把母亲扶到堂屋门口阶沿边的木椅上坐下。母亲双手平放在膝盖上，静静地望着夯土墙边的格桑花，直到所有的送葬人回来，都没动一下身子。这是她与丈夫分开时间最长的一次。

清晨的阳光刚刚穿透浓雾，端公邓世如就准时出场了。他是邝家坝地区最神秘的人，大人、孩子都对他充满了好奇和尊敬。他让生者既感到恐惧又感到安慰。再大胆的人也不敢对他有丝毫腹诽，只知恭恭敬敬、不折不扣地遵循他的一言一行。

邓世如身着星冠羽衣，踏罡步斗，在棺材前摆好罗盘、八卦、令牌、阴阳镜、桃木宝剑等法器，开始驱鬼逐魔，为邝直打通阴阳两界，开辟通往天堂之路。他点香烧纸，洒酒祭肉，手持黄纸符箓，嘴里念念有词，一